

略谈《八千颂般若经》历代 汉译本的特点

——从梵汉对勘谈起

党素萍^{*}

【内容提要】《八千颂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中国古代多次予以翻译。本文根据梵文校勘本和六个汉译本所进行的梵汉对勘,分析不同时期汉译本的特点,并揭示各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由此一窥从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的历史流变。

【关键词】 八千颂般若经 梵汉对勘 翻译特点

般若经是公元前后开始流布于印度的一类大乘经典的总称,主要内容是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理论与实践,阐述空性和慈悲,对其后大乘佛教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学术界一般认为,公元前1世纪左右出现的《八千颂般若经》是最早的般若经。此后产生的各种般若经,都是在其基础上增广或缩减而成。因此,作为核心经典,《八千颂般若经》的重要地位和不言而喻。

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何德逊(Houghton Hodgson)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发现大批保存完好的梵文写本佛经,其中包括两个11~12世纪《八千颂般若经》梵文贝叶本。19世纪下半叶,本道尔(Cecil Bendall)在尼泊尔帕坦购得两个12世纪之前的梵文贝叶本。霍恩雷(August Friedrich Rudolf)收藏了一个印度波罗王朝时期抄写的梵文贝叶本。

根据这五个11~12世纪贝叶本和一个尼泊尔原本的孟加拉文抄本,密多罗(Rājendraśāstra)进行了校订,1888年出版了最早的《八千颂般若经》梵文校勘本(下文简称M本)^①。后来荻原云来(UnraiWogihara)出版了《八

^{*} 北京大学南亚学系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Rājendraśāstra, *Aṣṭāśāstrīya Prajñāpāramitā* (Calcutta: Bibliotheca Indica, 1888).

千颂般若经》的梵文注释《现观庄严论》附有经文原文（下文简称 W本），^①对 M本略有修正。1960年，瓦德耶（P. L. Vaidya）参考前两本，出版了一个有梵文注释的校勘本（下文简称 V本）。^②

20世纪90年代，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山谷，发现了一批公元1~7世纪梵文写本佛经的残本或断片。挪威收藏家斯奎因（Martin Schøyen）收藏了这批珍贵文物，一批学者后来对之进行校勘、研究。松田和信最终辨识出贵霜时期的般若经残片属于《八千颂般若经》。桑德尔（Lore Sander）主要依据 W本，同时参考 M本、V本，对这一部分残片进行了整理校勘，最后出版。^③根据桑德尔的研究，贵霜时期的梵本和尼泊尔梵本极其相近，仅部分语言有所不同。

在中国古代，从东汉到北宋，《八千颂般若经》屡经翻译。根据隋法经等所撰《众经目录》、隋彦琮《众经目录》、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唐智升《开元释教录》、明智旭《阅藏知津》、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综合考察可知，《八千颂般若经》的历代汉译本共有八个，六存二佚：

1. 《道行般若经》^④十卷（现存），三十品。后汉月氏僧人支娄迦讖（简称支讖）译，光和二年（179年）译出。
2. 《大明度无极经》^⑤四卷（现存），三十品。吴月氏居士支谦译，约在公元222~257年译出。
3. 《新道行经》十卷（亦名什本或七卷）（已佚），西晋三藏竺法护译。
4. 《大智度无极经》四卷（已佚），失译。
5. 《摩诃般若抄经》^⑥五卷（现存），十三品。原名《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天竺僧人昙摩婢和竺佛念共译，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译于长安。
6.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⑦七卷（现存），二十九品。姚秦龟兹三藏鸠摩罗什译，弘始十年（408年）译出。

① Unrai W oġhan ed., *Abhisamayā lakṣaḥ Ś lokā P mādā bh i m it t vā khā* (T'kyō To'yō Burkō 1932—1935).

② P. L. Vaidya ed., *Aṣṭasāhasikā P mādā bh i m it t vā* (with Haribhadra's Commentary Called Ā lokā)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1960).

③ Jens Braarvig General ed.,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 (Oslo: Hemes Publishing 2000).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第425~478页。下文简称讖本。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第478~508页。下文简称谦本。

⑥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第508~536页。下文简称昙本。

⑦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第536~587页。下文简称什本。

7.《大般若经》第四会王舍城鹞峰山说^①(现存)十八卷(从五百三十八卷至五百五十五卷)二十九品。唐玄奘译于玉华宫,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年)译出。

8.《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②二十五卷(现存)三十二品。宋北印僧人施护译,咸平六年至景德元年(1003~1004年)译出。

笔者曾根据荻原云来的梵文本,针对贵霜时期般若经残片内容,选择《八千颂般若经》若干章节,与六个汉译本进行过细致的梵汉对勘。^③梵汉对勘揭示了不同时期汉译本的特点,显示出各汉译本与梵本的不同关系,由此可一窥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的历史流变。本文根据梵汉对勘成果,谈一谈六个汉译本的翻译特点,以及各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

一、翻译特点

下面从梵文单词、复合词或短句以及长句三方面来分析六个汉译本的翻译特点。

(一) 单词

1. *arhā gata* 如来

讠本、昙本: 怛萨阿竭。什本: 佛、如去。谦本、奘本、护本: 如来。

2. *bodhi sattu* 菩萨

讠本、昙本、什本、奘本、护本: 菩萨。谦本: 闍士、开士。

3. *maḥā sattu* 摩诃萨, 大士

讠本、昙本、护本、奘本: 摩诃萨。谦本: 大士。什本: [无]。

4. *arha* 阿罗汉

讠本: 阿罗汉道、阿罗呵。谦本: 应仪道。昙本: 罗汉道、阿罗诃。什本: 阿罗汉。奘本: 阿罗汉果、应(供)。护本: 阿罗汉、应供。

5. *srotā patti phala* 预流果、须陀洹果

讠本、昙本: 须陀洹道。谦本: 沟港道。什本、护本: 须陀洹果。奘本: 预流果。

6. *śakṛd gāmi phala* 一来果、斯陀含果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七册,第763~865页。下文简称奘本。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第587~676页。下文简称护本。

③ 详见笔者的硕士论文《〈八千颂般若经〉若干片段的对勘与研究》。对勘梵文采用桑德尔的校勘成果,选取了六章,十个大段。因逐句详细对勘,而分成110段。第一章5段,第二章(A)部分4段,(B)部分15段,第六章6段,第八章(A)部分15段,(B)部分18段,第十章(A)部分13段,(B)部分9段,第十二章(A)部分13段,(B)部分12段。

讖本、曇本：斯陀含道。谦本：频来道。什本、护本：斯陀含果。奘本：一来果。

7. arhāṅgaṃ Phala 不还果、阿那含果

讖本、曇本：阿那含道。谦本：不还道。什本、护本：阿那含果。奘本：不还果。

8. Prañāḍa rāṃiḍa 般若波罗蜜多

讖本、曇本、什本：般若波罗蜜。谦本：智度无极、大明、明度。

奘本：般若波罗蜜多。护本：般若波罗蜜多。

9. anuttarasamyak sambodhi 无上正等菩提

讖本、曇本：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谦本：无上正真道。什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奘本：无上正等觉、无上正等菩提、大菩提、无上菩提。护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大菩提。

10. Subhū 须菩提

讖本、曇本、什本、护本：须菩提。谦本：善业。奘本：善现。

11. svabhāva 自性

讖本、曇本：自然。谦本：[无]。什本：真性。奘本、护本：自性。

12. namaskāraṃ 我向……致敬

讖本、曇本：今自归。谦本：自归。什本：我敬礼。奘本：应敬礼。护本：我今敬礼。

13. vāḍa kāraṇaṃ 预言

讖本、谦本：受决。曇本：[无]。什本、奘本：受记。护本：授记。

14. Pari-nirvāḍa 灭度

讖本、曇本：般泥洹。谦本、什本、奘本：灭度。护本：涅槃。

15. samyak sambuddha 正等正觉

讖本、曇本：三耶三佛。谦本、什本：[无]。奘本：正等觉。护本：正等正觉。

16. anu—√ muḍa 随喜

讖本、曇本：代劝助。谦本：代欢喜。什本、奘本、护本：随喜。

17. vedarāḍa 受

讖本、曇本：痛痒。谦本：[无]。什本、奘本、护本：受。

18. samāḍa 想

讖本、曇本：思想。谦本：[无]。什本、奘本、护本：想。

19. pari-√nam导向,成熟

讖本、曇本:持作。谦本:[无]。什本、奘本、护本:回向。

上述例子显示:讖本、曇本偏重音译。一些重要的佛教概念采取纯粹的音译。其中,“怛萨阿竭”、“菩萨”、“摩诃萨”、“阿罗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般若波罗蜜”等成为专有名词,被什本、护本及后世沿用。讖本、曇本译法比较质直,不能完全表达梵文词真正的含义。如“自然”、“自归”、“受决”、“代劝助”、“痛痒”、“思想”、“持作”,后世又重译。

谦本注重意译,偏于文丽。重要的佛教词汇都是意译。如“如来”、“大士”、“应仪道”、“频来道”、“沟港道”、“不还道”、“智度无极”、“无上正真道”、“灭度”,这些词都是支谦初次意译。在六个译本中,谦本首开意译之风气。全文都尽可能意译,连人名也意译为“善业”。有些意译词,如“如来”、“灭度”等为后世沿用。有些意译词则过于生涩,不够明晰,如“代欢喜”,遂被后来的新译取代。

总之,讖本、谦本和曇本对一些重要词语的翻译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后来的成熟传译作了有益尝试。后来什本、奘本和护本在此基础上,对有些词汇重新翻译,各有创新。如奘本新译的“自性”、“灭度”,护本新译“授记”、“涅槃”、“正等正觉”,都为后世习用。什本首创并确立了很多佛教常见词汇,如“敬礼”、“随喜”、“受”、“想”、“回向”,为奘本、护本及后世沿用。此外还有诸如“行”、“未来”、“无漏法”、“出没”等更多词汇也如此。

单词翻译是佛经传译的基石。考察各译本对同一词的不同译法,可以一窥佛经传译的发展、演变和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

(二)复合词或短句

1. Śakro devānām indra为众天之主的帝释

讖本、曇本、什本:释提桓因。谦本:释。奘本:天帝释。护本:帝释天主。

2. dukkhasya nāmkariṣyatī将会达到苦的灭尽

讖本、曇本、谦本:[无]。什本:当得尽苦。奘本:作苦边际。护本:尽苦边际。

3. anumodanā sahaḡa punyākriyā vastu随喜所带来的福业事

讖本:劝助之功德福。谦本:代欢喜德。曇本:劝住德福。什本:随喜福德。奘本:随喜俱行福业事。护本:随喜福蕴。

4. ṛtvānsamā dāya vartan持精进力而行

讖本、曇本、谦本、什本:[无]。奘本:精进俱行。护本:精进行。

例1中,谦本把“为众天之主的帝释”缩译为“释”,遣词造句极为简略,

善于删削整合。例 2 中,什本所译“当得尽苦”,比奘本和护本更明白晓畅且巧妙传神。动词“尽”包含了“karjisyati”之义,又传达出名词“anta”的含义。例 3 中,奘本所译“随喜俱行福业事”,与梵文完全吻合,清晰贴切。anumodanā—随喜, sahaḡa—俱行, puṇya—福, kriyā—业, vastu—事。其余五本均未译出“俱行”。例 4 奘本所译“精进俱行”,译出“samādhyat”独立式的意味,全面准确。护本所译“精进行”略显不足。护本翻译质量不如奘本,(8B 5 7 16 17 18)各句也有体现。

(三) 米句^①

1. dharmatajñā āyusman Śāriputta Bhāgavataṅ Śāvikānam anś rītaḡhamān
ām / e yato yata eva pariḡrṣṇ krīyante taś ta eva nīnsaranti dharmatāmca na
vijodhāyanti dharmatāyā sca na vyatīvarante // (1. 5)

今译:尊者舍利弗!对于不依赖(世间)法的世尊之诸弟子来说,这是法性。

无论被诘问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流利回答,而且既不违背法性,也不背离法性。

护本:舍利子。法本如是。

佛诸弟子于无依止法中。随有所问而悉能答于诸法相无动无坏。

奘本:诸佛弟子于一切法无依著者。

法尔皆能随所诘问。一一酬答自在无畏。而于法性能无动越。

什本:法应尔。诸佛弟子于无依止法所问能答。

昙本:佛弟子所说法。皆悉如事随其所问即能解。

谦本:是法意也。诸佛弟子所问应答。意不摇者。

讖本:佛弟子所说法十方亦不知所化来。时随所问则解。

此例显示:讖本、谦本和昙本的文字风格接近,用词古奥,文义比较晦涩,不易理解。讖本中“十方亦不知所化来”,谦本中“意不摇者”,让人不知所云。什本、奘本和护本用词更加贴切,文辞工雅,行文流畅,清楚传达文义。在梵汉对勘通篇,这样鲜明对比的例子俯拾皆是,如(10B 1 2)、(12B 9 11)等。

^① 为便于读者更加清晰直观地比较译文,按年代从后往前的顺序,以护本为首、讖本为末,来排列梵汉对勘正文。

2 𑖀 Pam niṭṭam anīṭṭam itī na sṭhā tavvaṇ/(2B 1)

evanvedanā samāhā samasāhā nvaṇā nannīṭṭam anīṭṭam itī na sṭhā tavvaṇ/
(2B 2)

今译:恒常的色,即是无常的色,因此不应住色。

如此,恒常的受、想、行、识,即是无常的受、想、行、识,因此受、想、行、识不应被住。

护本:不住色[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不住[色]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

奘本:不应住色若常若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

什本:不应住色若常若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

昙本:色常无常不那中住。痛痒思想生死识常无常不那中住。

谦本:五阴无常。不当于中住。

讖本:色无无常不当于中住。痛痒思想生死识无无常不当于中住。

此例显示:讖本、谦本和昙本句式大致相同,把“色”译为状语。按梵文语序,直译每一词,排列成句。什本、奘本和护本句式一致,把“色”译为“住”的宾语。整个第二章(B部分,除(2B 7)外,都呈现出明显对比。在梵汉对勘通篇,讖本、昙本的行文句式和用词极其相似。从第一章到第八章^①共63段梵文,除12段^②外,其他51段梵文,二者或完全相同或极其相似。因此,讖本和昙本特点可放在一起谈。谦本行文简洁。以“五阴”概括“色受想行识”,以“五阴无常,不当于中住”,概括了两句梵文。(2B 3 5 6)也是如此。

3 evan hi Subhū te Prajāṇā rāmaṇā taṭṭha gaṇṭham aṭṭhaṃ samāyaksambuddhā-
ṇā m asya lokasya sandaṣāyitvā // (12A 13)^③

今译:如此,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多能向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显示这个世间。

护本:般若波罗蜜多而能显示诸世间相。

奘本: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如来应正等觉世间实相。

什本: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诸佛世间。

谦本:如是明度出如来示现于世。

讖本:如是须菩提。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因般若波罗蜜示现持

① 昙本为残本,没有第十章、第十二章的对应译文。

② 即 1 5、2B 4(讖本无译文)、2B 6(昙本无译文)、2B 7(昙本、讖本无译文)、6 1 2 6(昙本、讖本无译文)、8B 1(讖本无译文)、8B 8 11 12 16(讖本、昙本无译文)。

③ 昙本为残本,没有第十二章的对应译文。

世间。

此例显示：讖本偏重音译。大半句都是音译词，让人几乎把握不住句意所指。谦本最为简洁，但表达有误。什本流畅明了。奘本最全面、准确。译文忠实贴切、文雅精到。类似的例子还有(6.4)(8B 5 7 16 17 18)、(12A 6 13)、(12B 9 10 11, 12)。护本基本传达文义，但有所缺失。不如奘本、什本全面并特色鲜明。

4 sarvā.ni t̄ ni Subhū te ū Parā r̄iṣṭ n̄y uṭPadyan̄ t̄ n̄y uṭPadyan̄te iti Ya t̄ bh-
ū t̄mPraḥ t̄ ti/(12B 3)^①

今译：须菩提！（如来）如实地理解一切（出没）是依色而生。

护本：须菩提。所谓了知众生所起诸行出没。依色而生。

奘本：谓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心所法皆依色[受想行识]生。

什本：众生所起出没皆依色生。

谦本：一切欲得致。在五阴中住。^②

讖本：知一切色从不可得获而生生。^③

此例显示：讖本和谦本文义晦涩。什本简明。奘本和护本译文较长，更清楚完整。护本比较准确地传达了文义。奘本的特色之一：根据上下文义，进行添加和补充，使译文更易理解。此例中，奘本根据前文补出“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同时把“sarvā.ni t̄mPraḥ”译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心所法”，使读者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也能清晰把握句子内涵。这一点，其他五本均相形逊色。更多的例证可见(2A 3)、(6 1)、(10B 5)、(12B 4 5 6)。

综上所述，从用词、文风、句式和翻译准确度来看，六个汉译本明显可分成两类。讖本、昙本和谦本属于一类。用词古奥，句子简短，某些句式特殊，有时文义晦涩，甚至有误。其中，讖本、昙本偏重音译、直译，比较质直。谦本偏于意译，比较文丽，行文极简，多有删削整合。什本、奘本和护本属于一类。用词工雅贴切，文句较长，明白晓畅，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其中，什本简洁明了。奘本文雅精到、全面贴切。护本忠实准确。

二、与梵本的关系

下面从短句和长句的对译，来探讨六个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

① 昙本为残本，没有第十二章的对应译文。

② 此句译文与梵文似不相应。

③ 此句译文仿佛按照梵文的语序直译而成。

(一) 短句

ta rajva Parinirvā syati 将于他方灭度

讖本、昙本：于天上般泥洹。谦本：于上灭度。

什本：彼间灭度。奘本：往彼灭度。护本：于彼涅槃。

此例中，讖本、谦本和昙本相似，“ta rajva”译为“于天上”、“于上”，不能与梵本严格对应。什本、奘本和护本大体一致，“ta rajva”译为“彼”、“彼间”，与梵本相合。

(二) 长句

1. tat kathambodhisattvena m alā sattvena Prajāḥāḥā ram itā yā m stā tavyaṅkathānā kṣiāvyaṅkathāyogā ā Pattavyāṅ // (2A 4)

今译：菩萨大士应如何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何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呢？

护本：令诸菩萨云何安住。云何修学云何相应。

奘本：云何菩萨摩訶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菩萨摩訶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

什本：菩萨云何住般若波罗蜜。

昙本：云何菩萨摩訶萨。于般若波罗蜜中住。

谦本：云何闍士大士于大明中立乎。

讖本：云何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住。

此例中，行文风格明显分两类：前三本和后三本。梵文中三个动词“安住、学习、修行”，六译本只有护本全部显示。奘本显示出“安住、学习”，奘本译文一向忠实于原文，此处却缺译“kathāyogā ā Pattavyāṅ”。其余四本只显示出“住”，与梵本有所差异。

2. punar aParam Subhū te Tatāḥ gata inā m Prajāḥāḥā ram itā m (12A 14) ā gam yā -
Prā e yā m a sam kh y e yā m Parā s attā m Parā pud gaḥ m um m jī tan m jī tē ni
yā t ā bhū t ā m Prajāḥāḥā ti // (12B 1)①

今译：此外，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多如实地理解无量无数其他众生、其他补特伽罗的出没。

护本：佛告须菩提。又复如来因般若波罗蜜多故。如实地知无量无数众生。及诸异见补特伽罗诸行出没。

奘本：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

① 昙本为残本，无第十二章的对应译文。

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

什本: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知众生诸出没。

谦本、讖本: 无对应译文。

此例中, 讖本、谦本和昙本没有对应译文, 与梵本差异较大。什本、奘本和护本更接近梵本。什本省略简明。此类例子还有 (8B 1, 2, 5, 7, 9, 10, 11)、(10B 2) 和 (12B 1, 10, 11)。与什本相比, 奘本、护本译文更接近梵本。此外还有更多例子, 如 (6 3)、(8B 1, 2, 5, 7)、(8B 11, 16, 17)、(10A 6)、(12B 1, 2, 3, 4)。梵文词“*parapudgāḥ nām*”, 只有护本译出, 译为“诸异见补特伽罗”, 但以忠实、贴切著称的奘本未见显示。

3. *Subhū tirā ha / gāmbhī bhī Bhagavan Prakṛtir dhamā nām* / (8B 11)

今译: 须菩提说: “世尊! 诸法本性甚深。”

护本: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性甚深。

奘本: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诸法实性最为甚深。

什本: 世尊是诸法性甚深。

昙本、谦本、讖本: 无对应译文。

此例中, 讖本、谦本和昙本没有对应译文。同样的例子还有 (6 1, 2, 6)、(8B 8, 11, 12, 16)、(12A 2, 3, 4, 5, 6, 7, 8, 9)、(12B 1, 2)。护本与梵本最相合。奘本有添加, 如“具寿”、“最为”。什本有削减, 如“须菩提说”。梵汉对勘通篇之中, 护本与梵文最接近、最相应的例子还有 (8A 13)、(10A 4, 12)、(10B 1, 3, 4, 7, 8, 9)、(12A 1, 8, 9, 10, 12)、(12B 1, 2)。

4. *evam ukte Bhagavā nā Yuṣman am Śrī riPutram etad avocat / evam etacclā riPutrajvan etat* / (10A 7)

今译: 说了这些后, 世尊对尊者舍利弗说了这些: “它是这样的, 舍利弗! 它是这样的。”

护本: 尔时世尊赞尊者舍利子言。善哉善哉。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奘本、什本、谦本、讖本: 无对应译文。

此例中, 仅护本有对应译文。类似例子还有 (2B 7)、(10A 8)、(12A 5)。

从译文的相应程度, 以及关键词汇和长句的缺译, 可以看出, 讖本、谦本和昙本三个早期译本与梵本差异较大, 什本、奘本和护本三个后期译本与梵本比较相近。其中, 因什本简略, 奘本和护本显得更全面, 与梵本更接近。根据一些关键词和句子的对译, 以及译文的忠实相应, 可断定护本与梵本最为一致。

结 论

总的来说,六个译本展现出了从东汉到北宋期间佛经翻译不断演进、成熟的过程。

(一)翻译风格上,讖本、谦本和昙本属于一类,用词古奥,行文简短,句式一致,文意晦涩;什本、奘本和护本属于一类,用词工雅,文句较长,明白晓畅。

第一类可分两派。讖本、昙本的行文组织、遣词造句极其相似,文风一致,比较质直,未加修饰。谦本首开意译,偏于文丽,删削较多,文字极简。三本对词汇翻译的初步探索,为后来译本的成熟传译,做了有益尝试。某些音译词和意译词,为后世译本所借鉴。

第二类各有特色。什本简洁流畅明了。奘本翻译质量最高,全面贴切,文雅精严,据上下文添补较多。护本不及奘本精严,但基本上忠实准确。三本对词汇各有重译,新译明晰贴切,为后世习用。其中,什本首创佛教常见词汇较多,为奘本、护本及后世沿用。

(二)与梵本的关系上,讖本、谦本和昙本的梵文底本与本文所用梵本差异较大,根据译文推测,可能另有所本。什本、奘本、护本与本文所用梵本相近。因什本简约,奘本和护本更接近梵本。六本之中,护本与梵本最相应、一致。

(编 辑 刘 建)

The Features of Different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Aṣṭasa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Sanskrit and Chinese Versions

Dang Suping

ABSTRACT: The Aṣṭasa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s an important Mahāyāna Buddhist scripture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everal times in ancient times. By means of comparison of the Sanskrit text and six Chinese version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its individual translations, so as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ion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 ~ 220)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 ~ 1279).

KEY WORDS: Aṣṭasa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comparison of Sanskrit and Chinese versions; features of Chinese translation